

现代中国名士名女

叛逆人生狂语

周作人·庐隐等著
扬子/选编

鲁迅《复仇》

郭沫若《匪徒颂》

马相伯《中国人的心理》

徐志摩《想飞》

郁达夫《暴力与倾向》

陈虞孙《杀人的艺术》

瞿秋白《流氓尼德》

石评梅《灰烬》

周作人《奴才礼赞》

庐隐《吹牛的妙用》

周建人《民族的衰颓》





国防大学 2 061 0757 7

现代中国名士名女

-259
叛逆人生狂语

○周作人·庐隐/等著
○扬子/选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叛逆人生狂语

周作人等著 扬子选编

责任编辑:王尔立

封面设计:张 迅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218 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印数:1—15 260 册 定价 9.10 元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ISBN 7—80528—923—9/I·182

序 言

20世纪初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至抗日战争前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辉煌的杂文、小品及随笔的时代。

这里有它的渊源。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可诅咒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战斗、启蒙、破坏和呐喊的时代。需要无情地撕毁一切假面具，反叛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于是便应运一大批优秀的杂文、小品及随笔。

作为一种理想、一种追随、一种气节、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无论是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帅，还是蜚声文坛的宿将，无论是德高望众的名人贤士，还是脱颖而出的文学青年，无不有感而发地撰写了一篇又一篇优秀的杂文、小品及随笔，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思想和文化革命之中去。于是，便有了蔡元培、鲁迅、胡适、周作人、瞿秋白、郁达夫、林语堂、王任叔、周木斋、陈子展、章克标、胡风、石评梅、庐隐、徐懋庸等，于是便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杂文、小品及随笔的鼎盛时期！

随之便派生出颠沛的人生、痴气的人生、闲适的人生、实用的人生、超脱的人生、智慧的人生、激进的人生、忧郁的人生、理性的人生、混沌的人生、警醒的人生、笑骂的人生和叛逆的人生，也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有关释解人生的苦语、情语、悟语、呓语和狂语……这是因为杂文、小品及随笔，不仅仅是匕首和投枪，也是低吟、控诉和呐喊，它有着其他文学样式难以比拟的思想光辉和从容的人格力量！

本书所选编的杂文、小品及随笔虽然远远不够，未有形成体系及阵容，但毕竟从一滴水中见到了太阳的辉煌。譬如鲁迅的《复仇》、《失去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瞿秋白的《世纪末的悲哀》、《流氓尼德》、《吉诃德时代》，周作人的《麻醉礼赞》、《哑巴礼赞》、《奴才礼赞》，林语堂的《中国的国民性》、《中国人之德性》，无名氏的《崩颓》、《默想集》，茅盾的《阿Q相》、《时髦病》，魏猛克的《回到古代去》，庐隐的《吹牛的妙用》，石评梅的《灰烬》，李季的《吼》等都是影响一时的篇什，从中可以品味出一点东西，可以透视出一点东西，可以领悟出一点东西。

今天，我们接纳那个年代的杂文、小品及随笔，为的是从更宏观的视角了解和审视我们民族精神的实质，感悟人本身的卓越及劣根性；为的是更全面地关注时代大潮，思索历史趋向，回应社会问题，探索人生奥秘；为的是给现代人一些理性上的大智大情，思辩上的大彻大悟……

我们的时代，不再是过去那个战乱频繁、到处充斥着饥饿、死亡和流离失所的年代，但也有不满足、不惬意、不和谐的地方，推出这些“叛逆人生的狂语”，旨在通过剖析陆离的人生，给人们一点新的慰藉和启示来充实浮躁的心灵，以求宽容和进取。

参加本书选编的作者还有田巍、孙介夫、佟石、黄真真等。

编者

1994年10月

目 录

鲁迅 (8 篇)

复仇	(1)
死火	(2)
失掉的好地狱	(3)
这样的战士	(4)
流氓的变迁	(6)
中国人的生命圈	(7)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8)
夜颂	(13)

郭沫若 (3 篇)

天狗	(15)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16)
匪徒颂	(16)

蔡元培 (1 篇)

洪水与猛兽	(19)
-------------	------

马相伯 (1 篇)

中国人的心理	(20)
--------------	------

徐志摩 (1 篇)

想飞	(21)
----------	------

李平心 (1 篇)

谈谈民族的面子	(25)
---------------	------

郁达夫 (1 篇)

暴力与倾向	(28)
-------------	------

周木斋 (2 篇)

头尾	(29)
骂与颂	(30)
朱湘 (1 篇)	
想入非非	(32)
马国亮 (1 篇)	
纵通	(36)
魏猛克 (1 篇)	
回到古代去	(37)
萍君 (1 篇)	
予欲无言	(39)
傅东华 (2 篇)	
小品文跟苍蝇	(41)
动荡时代的信仰	(43)
杨幸之 (1 篇)	
“小白脸”及其“文化”	(45)
杨振生 (1 篇)	
女子的自立与教育	(47)
马宗融 (1 篇)	
鱼与蟹	(53)
秀湖 (2 篇)	
释“风化”	(55)
猫与鼠的奇迹	(56)
陶行知 (1 篇)	
中国的人命	(58)
陈虞孙 (1 篇)	
杀人的艺术	(60)
梁遇春 (1 篇)	
“还我头来”及其他	(62)
永康 (1 篇)	
冷热倒置	(67)
叶灵凤 (1 篇)	

铁与血	(68)
曹聚仁 (4 篇)	
论复仇	(70)
心腹之患	(70)
节操	(71)
洋鬼子	(73)
瞿秋白 (9 篇)	
世纪末的悲哀	(76)
流氓尼德	(77)
吉诃德的时代	(80)
自杀	(82)
关于女人	(82)
慈善家的妈妈	(84)
狗道主义	(85)
真假堂·吉诃德	(87)
一种云	(89)
石译梅 (3 篇)	
灰烬	(90)
寄到狱里去	(93)
噩梦中的扮演	(96)
周作人 (11 篇)	
哑巴礼赞	(99)
麻醉礼赞	(101)
奴才礼赞	(103)
祖先崇拜	(104)
碰伤	(105)
闲话四则	(107)
我们的敌人	(109)
历史	(111)
老人政治	(111)
死法	(112)
苍蝇	(114)

茅盾 (11 篇)

“阿 Q 相”	(117)
佩服与崇拜	(118)
现代的!	(120)
时髦病	(121)
聪明与矛盾	(122)
风, 雨	(123)
罪人与诗人	(123)
中庸之道	(124)
说“独”	(124)
黄昏	(125)
沙滩上的脚迹	(127)

庐隐 (3 篇)

吹牛的妙用	(129)
今后妇女的出路	(130)
屈伸自如	(132)

陈子展 (2 篇)

绝顶聪明和额外愚蠢	(134)
说“忍”	(135)

邹韬奋 (1 篇)

走狗	(139)
----------	-------

闻一多 (2 篇)

一个白日梦	(141)
兽·人·鬼	(143)

黎烈文 (4 篇)

笑	(144)
哭	(145)
怒	(146)
骂	(147)

周建人 (3 篇)

麻痹和刺激	(148)
民族的衰颓	(149)

讲狗	(151)
章克标 (2 篇)	
退一步哲学	(154)
蛀虫与中国	(155)
无名氏 (5 篇)	
崩颓	(157)
大宗师	(162)
默想集	(166)
宝剑篇	(173)
诉	(176)
林语堂 (7 篇)	
有不为斋解	(178)
论踢屁股	(180)
中国人之聪明	(182)
中国人之德性	(184)
中国的国民性	(209)
论政治病	(214)
谈言论自由	(216)
李惟 (2 篇)	
吼	(221)
蚊子	(222)
严谔声 (2 篇)	
变	(224)
尊孔	(224)
张我军 (1 篇)	
贪生怕死	(225)
徐梵澄 (1 篇)	
“天道”	(227)
行 (1 篇)	
自由	(229)
陶斐 (1 篇)	
说骂	(230)

何容 (1 篇)	
话说贪污	(231)
涅之 (1 篇)	
“进化”与“奴化”	(233)
客天 (1 篇)	
风化是什么	(235)
白墨 (1 篇)	
苍蝇	(237)
桀人 (1 篇)	
乌龟哲学	(238)
冯雪峰 (2 篇)	
叛逆	(240)
发疯	(241)
老舍 (1 篇)	
鬼与狐	(244)
王任叔 (3 篇)	
翁仲	(247)
哭	(248)
哭与笑	(249)
艾思奇 (1 篇)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250)
赵家璧 (1 篇)	
伟人与死	(251)
徐懋庸 (1 篇)	
摩登之破坏	(253)
胡绳 (1 篇)	
报复	(255)
唐弢 (3 篇)	
拍卖文明	(258)
略论自大之类	(259)
杂谈礼教	(260)
廖沫沙 (1 篇)	

苍蝇与宇宙	(262)
叶圣陶 (4 篇)	
魔法	(264)
莫遗忘	(266)
愤愤	(268)
冲破那寂静	(269)
方殷 (1 篇)	
梦	(273)
白朗 (1 篇)	
月夜到黎明	(275)

复 仇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没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蚂蚁要扛鳌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预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用拥抱或杀戮之意。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握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杀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死 火

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

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冻云弥漫，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有冰树林，枝叶都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但我忽然坠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我俯看脚下，有火焰在。

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

哈哈！

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不但爱看，还想看清。可惜他们都息息变幻，永无定形。虽然凝视又凝视，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迹象。

死的火焰，现在先得到了你了！

我拾起死火，正要细看，那冷气已使我的指头焦灼；但是，我还熬着，将他塞入衣袋中间。冰谷四面，登时完全青白。我一面思索着走出冰谷的法子。

我的身上喷出一缕黑烟，上升如铁线蛇。冰谷四面，又登时满有红焰流动，如大火聚，将我包围。我低头一看，死火已经燃烧，烧穿了我的衣裳，流在冰地上了。

“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温热，将我惊醒了。”他说。

我连忙和他招呼，问他名姓。

“我原先被人遗弃在冰谷中，”他答非所问地说，“遗弃我的早已灭亡，消尽了。我也被冰冻冻得要死。倘使你不给我温热，使我重行烧起，我不久就须灭亡。”

“你的醒来，使我欢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冰结，永得燃烧。”

“唉唉！那么，我将烧完！”

“你的烧完，使我惋惜。我便将你留下，仍在这里罢。”

“唉唉！那么，我将冻灭了！”

“那么，怎么办呢？”

“但你自己，又怎么办呢？”他反而问。

“我说过了：我要出这冰谷……。”

“那我不如烧完！”

他忽而跃起，如红彗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处。有大石车突然驰来，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未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

“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

失掉的好地狱

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

有一伟大的男子站在我面前，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

“一切都已完结，一切都已完结！可怜的鬼魂们将那好的地狱失掉了！”他悲愤地说，于是坐下，讲给我一个他所知道的故事——

“天地作蜂蜜色的时候，就是魔鬼战胜天神，掌握了主宰一切的

大威权的时候。他收得天国，收得人间，也收得地狱。他于是亲临地狱，坐在中央，遍身发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

“地狱原已废弛得很久了：剑树消却光芒；沸油的边际早不腾涌；大火聚有时不过冒些青烟，远处还萌生曼陀罗花，花极细小，惨白可怜。——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地上曾经大被焚烧，自然失了他的肥沃。”

“鬼魂们在冷油温火里醒来，从魔鬼的光辉中看见地狱小花，惨白可怜，被大蛊惑，倏忽间记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几多年，遂同时向着人间，发一声反狱的绝叫。

“人类便应声而起，仗义执言，与魔鬼战斗。战声遍满三界，远过雷霆。终于运大谋略，布大网罗，使魔鬼并且不得不从地狱出走。最后的胜利，是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

“当鬼魂们一齐欢呼时，人类的整饬地狱使者已临地狱，坐在中央，用了人类的威严，叱咤一切鬼众。

“当鬼魂们又发一声反狱的绝叫时，即已成为人类的叛徒，得到永劫沉沦的罚，迁入剑树林的中央。

“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权且在魔鬼以上。人类于是整顿废弛，先给牛首阿旁以最高的俸草；而且，添薪加火，磨砺刀山，使地狱全体改观，一洗先前颓废的气象。

“曼陀罗花立即焦枯了。油一样沸；刀一样铄；火一样热；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

“这是人类的成功，是鬼魂的不幸……。

“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

这样的战士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